**四十五**

落子无悔

我对生命离去最初的记忆不是由我开启的，它来自于我外婆对我的转述，并在未来的人生里影响着我。因着一些原因，我从小乃至现在都跟外公外婆较为亲近，鲜少与爷爷奶奶见面，与其感情虽谈不上淡漠，但也实在不热络。事情发生在我年幼，约莫六七岁的时候。于我外婆的叙述中，爷爷离世那天是一个寒冷的天，丧事沿袭着传统操办，唢呐喧天，哭丧的叫喊声不断。这种场面对尚且年幼的我的确是个不小的挑战，它陌生并令我恐惧。灵堂侧边站着的主持在轻唤我的名字，我下意识退缩，下意识逃避，它没有任何行为性的指导，它自然而然的发生。或许这就是我对生命离去最质朴、最纯粹、也最原始的反应。往后的日子里，我由此品味了生命的脆弱，也看到了人们对生命的崇敬。因而，它指引我在人生的新阶段有了其他的思考。思考着“生命”与“生存”的关系。

到底是“生命依附着生存”还是“生存依附着生命”，我时常咂摸这两句话，却始终无法得出定论。在我现有的认识里，生命是崇高的、不可违的，它在无形中与你的人格有所关联；而生存是灵活的，灵活在于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方式生存，它可以是卑微不近人情的，也可以是高傲目空一切的，更可以是稀松平常的。如果以词语意义的轻重程度做划分的话，生命的意义好像是大于生存的，这时候的生存是依附着生命的。像是文中的聂志远，他有过妥协，有过屈服，这是为了所谓的生存不得不做出的退让。但他未曾耽溺于金钱，且始终保有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向往。这是因为他生命里的某些意志战胜了所谓的传统意义上的生存。同时，在《活着之上》的前文里作者提到了曹雪芹---《红楼梦》的作者，一个在穷困之时、失意之际依旧任心于天地之间的人，促使他写下《红楼梦》的当然不是对名利的渴求。而是他生命里深埋的有关于人道主义的精神和信仰在顷刻间迸发，让他即使是清汤素粥、寡屋陋室也乐在其中。凡此种种都在告诉我生存是依附着生命的。

可当我们以一种异化的价值观念去理解“生存”的含义时，它就难免会走上“歧途”。传统意义上的生存概念无非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如果粗糙一点解释的话-----那就是“活着”。可社会的发展和异化的价值观念导致“生存”带上了阶级性。我们太想，也太急于渴求生存得“体面”一点。所以在满足了一切生活需求的基础上，我们有了更多的欲望和贪念。这些世俗的功利化有时难以平衡，于是便造就了像蒙天舒这样的人，他们放弃了生命里更高的精神追求，汲汲于名利，耽溺了一生。但倘若抛开功利化而谈，穷苦的农民舍弃尊严求一隅平安，无依的孩童卖身换一线生机，他们难道是漠视了生命、抛弃了高尚嘛？当然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和思考失去了主动性，他们被迫的接受了一切。他们无法让自己的生命焕发出更大的生机，只能低微地请求让自己生存下去。所以由此观之，现世好像又在告诉我们：生命是依附着生存的。

当我行文至此时，我好像渐渐揣摩清楚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但在阐释之前，我想再次跟大家明晰一下“生命”和“生存”存在的本质差异。“生命”的含义是带有纯洁的神性和一定的道德价值的。我们时常看到并且乐于去创造一些这样的句子，例如：生命的价值在于奉献、生命的价值在于劳动......诸如此类，我们将伟大的个人追求付诸于其中，使它饱有精神上的崇高价值。而“生存”的含义是带有原始的野性的。就像我们常说的一句话“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它适用于一切生物，不仅仅是人类。所以这么看来二者的关系其实有点类似《论语》中“文”和“质”的关系，“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就很好的诠释了“生命”和“生存”之间的联系。两者缺一不可，相互平衡，否则都会泯灭所谓的人性。过于强调“生命”的道德价值就容易走向麻木迂腐，但倘若仅仅只为了“生存”便走向了奸邪不堪。

再将目光揆诸文本本身，“生命”和“生存”之间的交互更像是理想和现实的冲突。聂志远怀揣理想步入社会，但现实是残酷的，尔虞我诈的职场生活，难以揣摩的人际关系以及种种不公，这时的他肯定是迷茫且挣扎的，他的道德感和个人理想在不断的和功利心作斗争，这一定是一场激烈的长久的对抗。不难看出聂志远的形象塑造得很饱满，因为他具备了矛盾的斗争性，他不是单一的为了理想可以罔顾一切的人，他的身上没有空大的圣贤特质，当然他也并非一个为了既得利益而去背离自我意志的人。他有着常人面对理想和现实都会有的纠结，却也如你我所期望般走向了正途。

在文中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哪怕是一个博士，那我也只是一个生存着的人，如此而已。既然如此，自己也就有了以现世的自我的眼光去选择一切的权利”。世界给每一个人安置了无数条路，它任由你选择，任由你开发，也任由你规避。你可以去选择一切，一切都在被你选择，但每一个选择的时刻都设置了不同的境遇，这取决于你是否平衡了理想和现实的差别、是否分辨好了人性的善与恶、是否坚守持戒的道德和艺术。你所选择的种种会为你设定一个属于你的结局，而当结局出现时，你我是否能承担它所带来的代价。

其实前文乱七八糟写了很多，归根结底无非是在和大家探讨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和理想追求之间的差异，以及如何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保持本心。几年前我尤为的喜欢一本书，翻来覆去看过很多遍，那本书叫《此时众生》，蒋勋写的。书中有这么一句话“孤独者总是在寻找一座还没有人去过的山，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自己生命的途径。人群嗡集嘈杂的地方，通常是没有风景的”。咋一看这句话好像与《活着之上》以及我写的东西毫无关联，但倘若我将孤独者替换成你我，将人群嗡集之地改为充斥着物欲的社会，把无人的山幻化成个人理想。这么一来是不是便清晰明了了。我们在未来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聂志远所经历的，职场竞争、家庭责任、经济压力，它们会与我们的理想产生冲突，甚至是背离解构。而如何平衡这种差异就成了我们人生的新课题。倘若平衡得当就是一番好光景，如若平衡不当，就易失去本心。保持本心不是件容易的事，极端的功利的社会环境下，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社会构成的多样性都成了极大的阻碍。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个人价值与社会评判标准的错位，你觉得崇德尚才、精进学术是你的价值追求，但社会告诉你身居高位、腰缠万贯才是正道。于是在错误社会价值的浸淫下，失去本心从而走向功利化就成了必然。同时，失去本心也就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一种道德困境：奉献与自私、责任与逃避，善恶的界限会被模糊。

既然有问题，那就一定有解决之法，我们难以用强制的手段去压抑人性的多样性和变化性，也不能用暴力的手法去克制社会的发展。《活着之上》的文眼说到“生存是绝对命令，良知也是绝对命令。当这两个绝对碰撞在一起时，你就必须答复，哪个绝对更加绝对。”所以归咎起来真正的解决之法不在于外物，而在于自我本身。在于明晰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在于认识社会的弊端和反思自我发展的不足，在于对道德伦理的考量和对良知的坚守。

就像书名所说的“活着之上”，在“活着”之上总有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追寻的。可以是虚幻的。是夏日的桐花，纷纷扬扬的落下，它让我们体味到生命的离枝离叶其实并没有那么悲伤；是秋天南飞的雁，浩浩荡荡的离去，留下一缕漫远的尾迹云。也可以是真切的。是对科学的钻研，每一个数据背后都是熠熠光辉；是对文学的渴求，一字一句都饱含真切。活着之上总有更美的光景。

最后的最后，谨以蒋勋先生的一句话送给各位“华山的英雄，不在人间叱咤风云，他们在山上吹箫、修道、下棋、采药，他们心中有一盘棋，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输赢”。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盘棋，是输是赢尽在本心，是成是败全在自我，每一步落子无悔。